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續通志卷四百十六

列傳

宋 一百二十

劉應龍 潘昉

洪芹 趙景緯

馮去非 徐霖

徐宗仁 危昭德

陳塏　楊文仲

謝枋得

劉應龍字漢臣瑞州高安人嘉熙二年進士授零陵主簿饒州録事參軍有毛隆者務剽掠殺人州民被盗遥呼盗曰汝毛隆也盗亦曰我毛隆也既訟於官捕隆置獄應龍曰盗誠毛隆其肯自謂因言於州州不可乃委他官隆誣伏抵死未幾盗敗應龍繇是著名改知崇仁縣淮西失守江西諸州有殘破者縣佐貳聞變先遁應

龍固守不去先是理宗久未有子以弟福王與芮之子為皇子丞相吳潛有異論帝已不樂元兵渡江朝野震動逐丞相丁大全復起潛為相帝問潛策安出潛對曰當遷幸又問卿如何潛曰臣當死守於此帝泣下曰卿欲為張邦昌乎潛不敢復言未幾北兵退帝語羣臣曰吳潛幾誤朕遂罷潛相帝怒潛不已應龍朝受命帝夜出象簡書疏稿授應龍使劾潛應龍謂潛本有賢譽獨論事失當臨變寡斷祖宗以來大臣有罪未嘗輕肆誅

戮欲望姑從寛典以全體貌帝大怒逈按劾丁大全請加竄斥疏言内急急於蘇民瘼以固國本外莫急於討軍實以振國威又言時政四事廣發廩以振民饑通商販以助民食勸分富室以助官糴嚴等第以覈民數稽檢放以蘇民窮嚴戢盜以除民害賈似道素忌潛會京師米貴應龍為勸糴歌宦者取以上聞帝問知應龍所作問似道米價髙當亟處之似道訪其由亦怒應龍遷司農少卿尋以右諫議大夫孫附鳳言遂去國景定三

年湖南飢起提舉常平以救荒功遷直寶章閣廣南東路轉運判官遷秘書監兼國史編修實録檢討知隆興府兼江西轉運副使奏免和糴二十萬石擢權户部侍郎兼侍講時似道當國百官奏對稍切直者輒黜應龍言臣觀今日之事可言者多矣邇日以來靖共自守者以論事為忌指陳稍切者聨翩引去豈兩省繳駁過甚重其疑與抑廷臣奏對咈意速其畏與朝廷清明之時而言者已懷畏疑臣恐正臣奪氣鯁臣吃舌宜非盛世

所有遂近當路自侍從兩省以下無不切齒未幾以集
英殿修撰知建寧府丞辭中書舍人盧鉞希指封還録
黄久之起為江東轉運使辭南海寇作朝廷患之乃以
顯謨閣待制知廣州廣東經畧安撫使寇聞應龍至遁
去應龍勦逐之南海大治特旨屢召拜户部侍郎仍兼
侍讀七上奏辭免德祐元年遷兵部尚書寶章閣直學
士知贛州兼江西兵馬鈐轄青海軍節度使力辭隱九
峯子元高亦舉進士知候官縣没洪天錫嘆曰朝廷失

一御史矣
潘昉字庭堅福州閩人端平二年策進士昉對曰陛下
承休上帝飯德匹夫何異為人子孫身荷父母劬勞之
賜乃指豪奴悍婢為恩私之地欲父母無怒不可得也
又曰陛下手足之愛生榮死哀反不得視士庶人此如
一門之内骨肉之間未能親睦是以僮僕痡視鄉里生
侮宜厚東海之恩裂淮南之土以致人和時對者數百
人庭堅語最直會殿中侍御史蔣峴劾方大琮劉克莊

王邁前倡異論併誣昉姑同逆賊策語不順請皆論以
漢法昉調鎮南軍節度推官衢州推官歷浙西提舉常
平司遷太學正旬日出通判潭州日食應詔上封事曰
熙寧初元日食詔郡縣掩骼著為令故王一抔淺土其
為暴骸亦大矣請以王禮改葬又移書丞相游似申言
之似心善其言方將收用之而昉卒
洪芹尚書右僕射适之曽孫以大父澤入官南吏調登
進士第自南平司法改欽州教授部使者愛其才先後

並薦之有旨召審察丁内外艱入主省架閣遷太學博士輪對發明絜矩之道擢國子博士出通判南劍入為太常博士累遷將作少監屬詞臣無當上意慨然思得天下士丞相程元鳳言當今地望無踰洪芹者進兼翰林權直祕書少監開慶元年升直學士院繼權禮部侍郎中書舍人屬兵興帝悟柄任非人自貽國禍詔書所至聞者奮激蓋芹所草也丁大全罷相出典鄉郡芹遷禮部侍郎繳奏大全鬼蜮之資穿窬之行暴戾淫黷引

用凶惡陷害忠良遏塞言路濁亂朝綱乞盡從諫臣所請追官遠竄以伸國法以謝天下沈炎乘上怒攻丞相吳潛芹獨缴奏曰方國本多虞潛星馳赴闕理紛鎮浮陳力為多一旦視為弁髦得無如詩所謂將安將樂女轉棄予乎慷慨敢言天下義之遷禮部侍郎帝銳意嚮用而以論去退寓永嘉怡然自適咸淳初起知寧國府卒

趙景緯字德父臨安府於潛人少勤學弱冠得周惇頤

程顥兄弟諸書讀之恨不及登朱熹之門熹門人葉味道謂之曰度正吾黨中第一人遂往見首誨以求放心為本由是往來味道度正之間研索益精入太學登淳祐元年進士第授江陰軍敎授丁母憂以禄不逮養服闋不調名為史館檢閲特授祕書郎兼史館校勘進直祕閣差知台州皆辭不許至郡以化民成俗為先務約束官吏擾民五事舉遺逸車若水林正心于朝旌孝行平重刑懲譁訐治豪横建黄巖縣社倉六十有六浚河道

九十里築隄路三十里節浮費為下户代輸秋苗奏蠲五邑坊河渡錢期年之内乞歸田里者再進考功郎官兼沂靖惠王府教授御筆兼崇政殿說書又負辭不許乃造朝侍緝熙殿以易進講論聖人體元之妙在惟幾人君得此則天下有治而無亂人事有吉而無凶矣又曰惕厲祇懼乃天心之所存聖人先處於憂故能無憂先處以危故能無危若乃先自處於安樂則憂危乘之矣又論監司守令與其糾劾於有罪之後而未必盡得

其情孰若精擇於未用之先而使之各稱其職𦍒出於柳應詔上封事願陛下捐内帑以絶壅利之弊出嬪嬙以節用度之奢弄權之貂寺素為天下之所共惡者屏之絶之毒民之恩澤侯嘗為百姓之所憤者黜之弃之擇忠鯁敢言之士置之臺諫以通闗鬲之壅選慈惠忠信之人使為守宰以保元氣之殘又必稽乾淳以來凡利禄窠名之在百司庶府者悉隷其舊以濟經用之急公田派買不均之弊聽民自陳隨宜通變以安田里則

人心悅天意解矣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録院檢討官拜太府少卿以直敷文閣知嘉興府又皆辭不許至郡首以護根本正風俗為先務拜宗正少卿御筆兼侍講兼權工部侍郎時暫兼權中書舍人又皆辭不許以禮記進講開陳敬恕之義封還濫恩詞頭帝從之進權禮部侍郎兼修玉牒升兼侍讀仍辭不許進聖學四箴一曰惜日力以致其勤二曰精體認以充其知三曰屏嗜好以專其業四曰謹行事以驗其用五乞歸田里帝勉留

之請益力特授集英殿修撰知建寧府辭不許乃還家

名為中書舍人三辭不許請益力進顯文閣待制依所

乞予祠辭職名不許遂差提舉玉隆萬壽宮疾卒詔特

贈四官至中奉大夫謚文安景緯天性孝友雅志冲澹

親没無意仕進故其立朝之日不久云

馮去非字可遷南康都昌人淳祐元年進士皆幹辦淮

東轉運司治儀真歐陽修東園在焉使者黄濤欲以為

佛寺時已許薦去非力爭不得寧不受使者薦謁告而

去寶祐四年名為宗學諭丁大全為左諫議大夫三學諸生叩閽言不可帝為下詔禁戒詔立石三學去非獨不肯書名碑之下方監察御史吳衍翁應弼劾諸生下獄去非復調護宗學生之就逮者未幾大全簽書樞密院事參知政事蔡抗去國去非亦以言罷歸舟泊金焦山有僧上謁去非不虞其為大全之人也周旋甚款僧乘間致大全意願毋遽歸少俟收召誠得尺書以往成命即下去非奮然正色曰程丞相蔡參政牽率老夫至

此今歸吾廬山不復仕矣斯言何為至哉絶之不復與
言

徐霖字景說衢州西安人年十三有志聖人之道取所
作文焚之研精六經之奥探賾先儒心傳之要淳祐四
年試禮部第一知貢舉官入見理宗曰第一名得人嘉
奬再三登第授沅州教授時宰相史嵩之挾邊功要君
植黨顓國霖上疏歷言其姦深之狀以為其先也奪陛
下之心其次奪士大夫之心而其甚也奪豪傑之心今

日之士大夫嵩之皆變化其心而收攝之矣且其變化之術甚深非章章然號於人使之為小人也常於善類擇其質柔氣弱易以奪之者親任二三其或稍有異己則潛棄而擯遠之以風其餘彼以名節之尊不足以易富貴之願義利之辨亦終暗於妻妾宮室之私則亦從之而已疏奏見者為寒危之未幾嵩之匿父喪求起復君子並起而攻之按癸辛雜識載淳祐初年喬行簡李宗勉皆去位嵩之以右丞相獨用權三學生上書攻之明年徐霖伏闕上書疏其罪是歲仲冬嵩之父彌忠殂於家不即奔喪公論沸騰未幾御筆

史嵩之起復將作監徐元杰少監史季溫右史韓祥皆有疏論帝大感悟丞相范鍾進所名試館職二人上思霖之忠親去其一易霖名及試則曰人主無自强之志大臣有患失之心故元良未建凶姦未竄是時丞相杜範已故而鍾雖得位畏姦人覆出為已禍故也擢祕書省正字霖辭不獲命遂就職會日食霖應詔上封事曰日陽類也天理也君子也吾心之天理不能勝乎人欲朝廷之君子不能勝乎小人宮闈之私暱未屏瑣闥之姦邪未辨臺臣之討賊不決精

祲感浹日為之食又數言建立太子遷校書郎七年大旱霖應詔言諫議大夫不易則不雨京兆尹不易則不雨不報去國帝遣著作郎姚希得留之不還御筆改合入官遷改宣教郎霖屢辭曰向為身死而不敢欺其君父今以官髙而自貽於平生失其本心何以暴其忠志八年夏添差通判信州霖皆力辭尋令守臣勉諭之特改宣教郎主管雲臺觀霖遷拜受十二年還祕書省著作郎累辭不許按癸辛雜識霖去國傳旨俾宰執留之又令左史尹焕面留又令姚希得傳旨

勉諭毅然不從沽激太甚其居衡也屢有名守不就除著作郎則翻然而來及乞罷豪諫御筆謂其首鼠兩端與外差遣尚遲回不去趙汝騰趣其出闕葢霖之無忌憚皆汝騰成其狂未幾察官蕭泰來數其十二狂不可治郡於是聲名掃地與宋史本傳所載異附識

兼國史編修實錄檢討帝曰今日所當言者當備陳之霖復以正太子名為言兼權尚左郎官兼崇政殿說書迺上疏言葉大有陰柔姦黠為羣憸冠不宜久長臺諫乞斥去不報兼權左司霖知無不言於是讒嫉者思以中傷而帝亦不悅乞補外知撫州祠先賢寬租賦賑飢窮誅悍將建營砦幾一月而

政舉化行以言去士民遮道不得行及暝始由徑以出寳祐元年差知衡州三年當之官遂辭差知袁州五年丁外艱明年開慶元年差主管崇禧觀景定二年知汀州明年卒尚書省請加優異詔與一子恩澤度宗賜祭田百畝以旌直臣

徐宗仁字求心信之永豐人淳祐十年進士歴官為國子監主簿開慶元年伏闕上書曰今天下如羆之敝而未墜於地存亡之機固不容髮環視四境類不足恃而

所恃以維持人心奔走豪傑者惟陛下賞罰之微權在耳自幹腹之兵越江踰廣以來凡閱數月尚未聞有死戰陣死封疆死城郭者豈賞罰不足以勸懲之耶今通國之所謂佚罰者不過丁大全袁玠沈翥張鎮吳衍翁應弼石正則王立愛高鑄之徒而首惡則董宋臣也廷紳抗疏學校叩閽至有欲借尚方劍為陛下除惡陛下乃釋而不問彼方擁厚貲挾聲色高卧華屋三軍之在行者捐軀兵革百姓之罹難者流血鋒鏑陛下亦嘗一

念及此乎又極論邊事論惠蔡而威不振又請使有言責者皆得以盡其言則國論伸而國威振遷國子監丞祕書省著作佐郎考功郎官太府少卿又遷太常少卿知寧國府監察御史郭闇論罷德祐元年起授吏部侍郎權禮部尚書兼益王府贊讀衛益王走海上厓山兵敗死焉

危昭德昭武人寶祐元年進士歴官為史館檢閱校勘武學諭宗正寺簿兼崇政殿說書遷祕書郎疏言國之

命在民民之命在士大夫士大夫不廉朘民膏血為巳甘朘民不堪命矣又言願陛下與二三大臣察利害之實究安危之本凡荒政之當舉者不可一日而置念又言願陛下舉考課之事內以責諸彈糾之職外以責諸監司郡守之計進兼侍講又言民者邦之命脈欲壽國脈必厚民生欲厚民生必寬民力且條上厲民四獘又言願陛下為萬世根本之慮為一時倉猝之防必求安節之亨毋招不節之咎又乞察欣瘁休戚之故酌利害

損益之宜遷起居舍人兼國史編修實録檢討尋遷殿中侍御史侍御史諫作宗陽宮權工部侍郎兼同修國史實録院乞致仕特轉一官昭德在經筵以易春秋大學衍義進講反覆規正甚多子徹孫咸淳元年進士

陳塏字子爽嘉興人歷京湖制置使司主管機宜文字差知德安府歷遷太府卿司農卿權工部侍郎入奏言願陛下轉移世道之樞機砥礪士大夫之廉恥使知名義為重利禄為輕久去國以恬退聞者名之久立朝以

更迭請者從之甘言容悅者必斥真情匄閒者勿留如此則君臣上下皆以真實相與四維既張士大夫難進易退之風當見於聖世以言罷未幾進集英殿修撰知婺州改知太平州兼江東轉運副使請蠲放諸郡災傷加戶部侍郎淮東總領尋提領江淮茶鹽所兼知太平州發公帑代三縣輸折絲帛錢五十萬九千三百六十餘貫又作浮淮書堂以處兩淮之民而教之積官加端明殿學士咸淳四年卒謚清毅塏屢歷麾節軍民愛戴

幕客盛多而塏又樂薦士焉

楊文仲字時發眉州彭山人七歲而孤母胡年二十有八守節自誓教養諸子文仲既冠以春秋貢其母喜曰汝家至汝三世以是經收效矣淳祐七年文仲以胄試第一入太學九年又以公試第一升内舍時言路頗壅因季冬雷震首帥同舍叩閽極言時事有曰天本不怒人激之使怒人本無言雷激之使言一時爭傳誦之升上舍為西廊學録丞相謝方叔嘗問文仲曰今日何事

最急對曰國本未建莫大於此帝意未喻當以死請可也寶祐元年登進士第調復州學教授轉運使印應飛辟入幕明發婦冤獄應飛悉從文仲議且薦之荆湖宣撫使趙葵署文仲佐分司幕姚希德江萬里合薦文仲學為有用辟四川宣撫司準備差遣添差沿海制置司幹辦公事召為户部架閣遷太學正升博士時從叔父棟為祭酒講學益詣精邃遷國子博士句外添差通判台州故事守貳尚華侈正月望取燈民間吏以白文仲

曰為吾然一燈足矣勸農東郊守因欲泛湖文仲即先馳歸添差通判楊州牙契舊額歲為錢四萬緡累政增至十六萬開告訐以求羡文仲曰希賞以擾民吾不為也卒增十八界一而已制置使李廷芝檄主管機宜文字時有沙田使者欲舉行之文仲力爭以為事不可妄興益與民之惠有限不擾之惠無窮事遂不行名為宗學博士近輔兵變水患輪對言皇天眷命垂四百年天命久熟之餘國脈癃老之候此豈非一大喜懼之交乎

願陛下內擴聰明自作主宰又曰春多沈陰豈但麥秋之憂於時為夬尤軫覓陸之慮天目則洪水發馬蘇湖則弄兵興馬峩冠于于而每見大夫之乏使佩印纍纍而常慮貪瀆之無厭將習黃金橫帶之娛兵疲赤籍毋虛之冗蚩蚩編氓得以輕統府瑣瑣譬遽輒以憂朝廷設不幸事有大於此者國何賴馬帝竦聽顧問甚至遷太常丞尋兼權倉部郎官兼崇政殿說書遷將作少監又遷將作監文仲在講筵每以積誠感動嘗進讀春秋

帝問五霸何以為三王罪人文仲奏云齊桓公當王霸升降之會而不能為向上事業獨能開世變厲階臣考諸春秋桓公初年多書人越二十年伐楚定世子之功既成然後書侯之辭迭見此所以為尊王抑霸之大法然王豈徒尊哉蓋欲周王子孫率修文武成康之法度以扶持文武成康之德澤則王迹不熄西周之美可尋如此方副春秋尊王之意盛夏建宗陽宮壞徙民居畿甸騷然文仲疏諫移閭閻之聚為香火之庭不得為善

計矣陛下紹祖宗之位豈以黄老之居為輕重哉翌日面奏益懇至詔卿監以上薦人才文仲薦陳存吕折鍾季玉等十有八人名士二人金華王栢天台車若水也兼國子司業兼侍立修注官又以抹太學教諭彭成天迋似道主管崇禧觀出知衡州運餉有法而民不擾以所當得米八千石立思濟倉名為秘書少監尋兼崇政殿說書以疾乞致仕不許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録院檢討官遷太常少卿兼國子司業遷起居舍人少帝即位

授權工部尚書兼權侍右郎官尋兼給事中有事明堂議以上 公攝行文仲議曰今祇見天地之始雖在幼沖比即喪次已勝拜跪執禮無遺所當親饗時丞相王爚陳宜中不協文仲尚疏言事危且急矣祖宗所深賴億兆所寄命在乎二相茍以不協之故今日不戰明日不征時不再來後悔何及尋兼國子祭酒元兵渡江畿甸震動朝士多棄去者侍從班惟文仲一人謁班在列不去者二階文仲疾益甚旬祠以集英殿修撰知漳州三上

乞致仕改知泉州因將家踰嶺南待次卒而宋亡矣

謝枋得字君直信州弋陽人也為人豪爽每觀書五行俱下一覽終身不忘性好直言一與人論古今治亂國家事必掀髯抵几跳躍自奮以忠義自任徐霖稱其如驚鶴摩霄不可籠縶寶祐中舉進士對策極攻丞相董槐與宦官董宋臣意擢高第矣及奏名中乙科除撫州司戶叅軍即棄去明年復出試教官中兼經科除教授建寧府未上吳潛宣撫江東西辟差幹辦公事團結民

兵以扞饒信撫科降錢米以給之枋得説鄧傅二社諸大家得民兵萬餘入守信州暨兵退朝廷覈諸軍費幾至不免五年彗星出於東方枋得考試建康摘似道政事為問目言兵必至國必亡漕使陸景思銜之上其稿於似道坐居鄉不法起兵時冒破科降錢且訕謗追兩官謫居興國軍伏讀通鑑輯覽

御批試士而以政事為問目孰是孰非原不妨於縷指至於國家廢興則非草野所宜妄論且明知大勢已去為臣子者隱痛尤深何忍於盈庭發策之時斥言宗社枋得固素知大義者而其情過激遂乖敬慎之常又何怪權奸之借

端指摘乎咸淳三年赦放歸德祐元年呂文煥導大元兵東下鄂黄蘄安慶九江凡其親友部曲皆誘下之遂屯建康枋得與呂師夔善乃應詔上書以一族保師夔可信乞分沿江諸屯兵以之為鎮撫使使之行成伏讀通鑑輯覽御批師夔舉族降元並受官職叛迹顯然而其部曲又爭相降附呂氏之罪惡更無可原枋得固素稱守道重義者何亦狃於私交保其可信且欲藉以行成其視司馬遷之於李陵殆有甚矣迨次年安仁之戰卒敗于師夔能無自悔耶且顧至江州見文煥與議從之使以沿江察訪使行會文煥北歸不及而反以江東提刑西西招諭使知信州

明年正月師夔與武萬户分定江東地枋得以兵逆之使前鋒呼曰謝提刑來呂軍馳至射之矢及馬前枋得走入安仁調淮士張孝忠逆戰團湖坪矢盡孝忠揮雙刀擊殺百餘人前軍稍却後軍繞出孝忠後衆驚潰孝忠中流矢死馬奔歸枋得坐敵樓見之曰馬歸孝忠敗矣遂奔信州師夔下安仁進攻信州不守枋得乃變姓名入建寧唐石山轉茶坂寓逆旅中日麻衣躡屨東鄉而哭人不識之以為被病也已而去賣卜建陽市中有

來卜者惟取米屨而已委以錢率謝不取其後人稍稍
識之多延至其家使為弟子論學伏讀通鑑輯覽
御批枋得固講理學者戰而敗死國事可也乃變姓名而竄猶以論學為人所宗正所謂進退無據史尚有與辭豈正見哉
天下既定遂居閩中至元二十三年集賢學士程文海
薦宋臣二十二人以枋得為首辭不起又明年行省丞
相蒙古岱將旨詔之執手相勉勞枋得曰上有堯舜下
有巢由枋得名姓不祥不敢赴詔丞相義之不强也二
十五年福建行省叅政管如德將旨求江南人材尚書

留夢炎以枋得薦枋得遺書夢炎曰江南無人材求一
瑕呂飴甥程嬰杵臼厮養卒不可得也紂之亡也以
八百國之精兵而不敢抗二子之正論武王太公凜凜
無所容急以興滅繼絶謝天下殷之後遂與周並立使
三監淮夷不叛武庚必不死殷命必不黜夫女真之待
二帝亦慘矣而我宋今年遣使祈請明年遣使問安王
倫一市井無賴狎邪小人謂梓宮可還太后可歸終則
二事皆符其言今一王倫且無之則江南無人材可見

也今吾年六十餘矣所欠一死耳豈復有它志哉終不
行郭少師從少帝北還旣南歸與枋得道時事曰大
元本無意江南屢遣使使頓兵令無深入待還歲
幣即議和無枉害生靈也張宴然上書乞斂兵從和
上即可之兵交二年無一介行李之事乃挐數百年
宗社而降因相與痛哭福建行省叅政魏天祐見時方
以求材為急欲薦枋得為功趙孟迎來言枋得罵曰
天祐仕閩無毫髮推廣德意反起銀冶病民顧以我

輦飾好邪及見天祐又傲岸不爲禮與之言坐而不對天祐怒强之而北枋得卽日食菜果二十六年四月至京師問謝太后欑所及少帝所在再拜慟哭已而病遷憫忠寺見壁間曹娥碑泣曰小女子猶爾吾豈不汝若哉留夢得使醫持藥雜米飯進之枋得怒曰吾欲死汝乃欲生我耶棄之地終不食死

伯父巖明以特奏恩爲當陽尉攝縣事於天基節上壽元兵奄至巖明出兵戰死二子生進抱

父屍亦死

欽定續通志卷四百十六